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宋文鑑卷三五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九千九百二十六集部

宋文鑑卷三

宋　吕祖謙　編

賦

松江秋汎賦

葉清臣

澤國秋晴天髙水平遥山晩碧别浦寒清循遊具區之野縱泛吴松之澨東瞰滄海西瞻洞庭槁葉微下斜陽半明樵風歸兮自朝暮汐溜淵兮誰送迎浩霜空兮一色横霽色兮千名於是積潦未收長江無際澄瀾方傾

扁舟獨詣社橋初黄汀葭餘翠驚鷺朋飛别䳒孤唳聽漁榔之遞響聞牧笛之長吹既覽物以放懷亦思人而結欷若夫敵冦初平覇圖方盛均憂待濟同安則病魚貪餌而登鈎鹿走險而忘命一旦辭禄揚舲高泳功崇不居名存斯令達識先明孤風孰競又若金耀不融洛塵其蒙宗城寡扞王國爭雄拂衣客右振擢江東拖翠綸兮波上膾蟬翼兮柈中儻即時之有適遑我後之為惘至如著書笠澤端居甫里兩槳汀洲片帆煙水夕醉

酒壚朝盤魚市浮游塵外之物嘯傲人間之世富詞客之多才劇騷人之清思緬三子之芳徽諒隨時之有宜非才高見棄於榮路乃道大不容於禍機申屠臨河而蹈雍伯夷登山而食薇皆有謂而然爾豈得已而用之別有執簡仙瀛持荷帝柱晨轀史氏之筆暮握使臣之斧登覽有澄清之心臨遣動光華之賦荷從欲之流兹慰遠游之以懼肇提封之所履屬方割之此憂將濬疏於匯川其極濟乎畛疇轉白鶴之新渚據青龍之上游

濯埃垢於緇袂刮病膜乎昏眸左引任公之鈎右援仲由之桴思勤官而裕民迺善利之遠猷彼全身以遠害蓋孔臧於自謀鮮鱗在俎真茶滿甌少迴俗士之駕亦未可為茲江之羞

鳴蟬賦

歐陽脩

嘉祐元年夏大雨水奉詔祈晴于醴泉宮聞鳴蟬有感而賦云

肅祠庭以祗事兮瞻玉宇之崢嶸收視聽以清慮兮齋

予心以薦誠因以靜而觀動兮見乎萬物之情於時朝雨驟止微風不興四無雲以青天雷隱隱其餘聲乃席芳葯臨華軒古木數株空庭草閒爰有一物鳴于樹顛引清風以長嘯抱纖柯而永歎嘒嘒非管泠泠若絃哀方號而復咽凄欲斷而還連吐孤韻以難律含五音之自然吾不知其何物其名曰蟬豈非因物造形能變化者邪出自糞壤慕清虛者邪凌風高飛知所止者邪嘉木茂樹喜清隱一作陰者邪呼吸風露能尸解者邪綽約

雙鬟修嬋娟者邪其爲聲也不樂不哀非宫非徵胡然而鳴亦胡然而止吾嘗悲夫萬物莫不好鳴若乃四時代謝百鳥嚶兮一氣候至百蟲驚兮嬌兒姹女語鸝庚兮鳴機絡緯響蟋蟀兮轉喉哢舌誠可愛兮引腹動股豈勉彊而爲之兮至於汚池濁水得雨而聒兮飲泉食土長夜而歌兮彼蝦蟇固若有欲而蚯蚓又何求兮其餘大小萬狀不可悉名各有氣類隨其物形不知自止有若爭能忽時變以物改咸漠然而無聲嗚呼達士所

齊萬物一類人於其間所以為貴蓋以一作巳巧其語言又能傳於文字是以窮彼思慮耗其血氣或吟哦其窮愁或發揚其志意雖共盡於萬物乃長鳴於百世予亦安知其然哉聊為樂以自喜方將考得失較同異俄而陰雲復興雷電俱擊大雨既作蟬聲遂息

秋聲賦

歐陽脩

歐陽子方夜讀書聞有聲自西南來者悚然而聽之曰異哉初淅瀝以蕭颯忽奔騰而砰湃如波濤夜驚風雨

驟至其觸於物也鏦鏦錚錚金鐵皆鳴又如赴敵之兵銜枚疾走不聞號令但聞人馬之行聲予謂童子此何聲也汝出視之童子曰星月皎潔明河在天四無人聲聲在樹間予曰噫嘻悲哉此秋聲也胡為乎來哉蓋夫秋之為狀也其色慘淡煙霏雲歛其容清明天高日晶其氣慄冽砭人肌骨其意蕭條山川寂寥故其為聲也淒淒切切呼號憤發豐草緑縟而爭茂佳木葱蘢而可悦草拂之而色變木遭之而葉脫其所以摧敗零落者

乃其一氣之餘烈夫秋刑官也於時為陰又兵象也於行為金是謂天地之義氣常以肅殺而為心天之於物春生秋實故其在樂也商聲主西方之音夷則為七月之律商傷也物既老而悲傷夷戮也物過盛而當殺嗟乎草木無情有時飄零人為動物惟物之靈百憂感其心萬事勞其形有動于中必揺其精而況思其力之所不及憂其智之所不能宜其渥然丹者為槁木黟然黑者為星星奈何以非金石之質欲與草木而爭榮念誰

為之戕賊亦何恨乎秋聲童子莫對垂頭而睡但聞四壁虫聲唧唧如助予之歎息

圓丘賦 宋祁

若夫天地之區既輿而腴王者所以作京焉神明之隩匪攻而築上帝所以定位焉我朝之擁歸運也畿函鎬保界之陋鄙周雒溥灊之淵乃據梁之芒芒偵河之渾渾畫邦畿之千里于以宅天子之尊然後翼翼乾乾作邦乎先禘其祖之所自出兮遂有事乎昊天占國南之

七里得高丘之崛然自乾㝢之初闢保坤靈而不遷藏
偉兆於遐禩震元符於茲年此烈祖所以裒神之對神
宗所以放物之蠲真考之所陟降丕后之所周旋謞列
聖以烝衎總萬靈而賔延翕降監之厚福焯巍巍而亡
原則晋考卜乎委粟漢肸飾乎甘泉曽不得望我之末
光絶炎況並驅而齊肩哉敢問圓丘之狀也其何如矣
廣矣大矣略可詳矣上崔嵬以鬱律兮外博敞而神麗
翊朱鳥以蔦蟠兮槩瑰魁而邪峙休氣回復乎其椒兮

滎泉滋滲兮其止𤬪瓞不若泯伏於其遠兮神明肅然
離衛乎其爾於是㩫之辟之其菑其翳修之平之其坎
其畷上三陔以積高外四門而疏陛列道糊頳重營界
紫無縮板以作勞不藉斸而昭侈因天質之自然非人
力之攸致崒兮似高山之在周邦巀焉若隆脽之亘汾
溠及夫涓日肇祀于郊之宫陶匏尚質金石有容璧奠
禠以蒼蒼兮鼎歆雲而隆隆百神胹食蔓衍乎坎間兮
有司守燎粲爛乎壝中穆穆天子相維辟公咸盛氣以

彊力相升降兮穹崇披大紫之莫莫招翠黄之雍雍合
蕭薌於欽柴曳髙煙乎璇穹塞天淵以隤祉奮光明於
亡窮竣乎已事罔有不恭若乃自内出者無正不行自
外至者無主不止故我率乎祖而推本正乎位而升配
使禮動乎上則神饗樂交乎下而人喜畀九州以獻力
罄一純以盡意君子曰觀天下之物無以稱其德所以
因天事天取至誠爲貴則斯丘也實國家集福之清場
事神之寶時國聽之所憑厚靈心之所翔會駐餽寶於

飈歘賁黄圖之方志彼草棲列仙之館像設梵王之廬豚蹄種祠之託鱗長九淵之居皆祠官之細祀族之餘尚且落成者鼓吻而極嘆乞靈者䑛筆而爭書粄宣父以語怪溺邛明之好巫獨圜丘巋而遺美寧儒者佁儓而未之思歟遂作頌曰屹圜壇赫眇眇大盤盤兮君之升帝是饗輦而安兮禮無違福不囬委如山兮聖繼聖萬斯年長監觀兮

右史院蒲桃賦　　宋祁

癸酉之仲夏予受詔修書寓於右史院紬繹多暇裴回堂除有蒲桃一本延蔓蹂膌垂實甚寡予且玩且㫺以爲省户凝切禁廷敞閑人不夭摧禽不棲啄與平原槁壤有間匪灌叢宿莽所干而條悴葉芸不爲時珍何邪得非地以所宜爲安根以屢徙爲危封殖浸灌信美非顧因爲小賦代其臆對云

昔炎漢之遣使道西域而始通得蒲桃之異種偕苜蓿以來東矜所從以至遠遂徧殖乎離宫去葱雪之寒鄉

託崤函之福地並萬寶以均載歴千古而舒粹玩之可使蠲煩食之足以平志不由甘而取壊廼因少而獲貴鄙柚苞之輕侻賤蕨境之塵滓粤何人斯殖我于兹託深嚴之袐署切轇轕之文榱培孤莖以膏壤引柔蔓乎標枝泉石渠以蒙浸露金莖而並滋布凉影於月宫獵重葩於禁飂蔽風廬之岑寂隱肅唱而逶遲彼得地而逢辰宜欣欣以茂遂奚敷華而委質反慘慘而兹瘁乏磊砢於當年讓紛華於此世是必野葼非曾掖之玩菲

實異太官之味因枳橘之屢遷嘆匏瓜之徒繫亦猶鬱柳有性不願桮棬之華海鳥取容非榮觴酒之饋胡不放之巖際歸之壠陰上敷榮於樛木外結庇於緇林蒙煙沐霧跨野彌岑豐茸大德之谷棲息無檎之禽保深根以庇本誡繁實之披心窮天年以善育奚斤斧之可尋亂曰階藥衒華堂萱爭麗枝以萬年為名木以五衢稱瑞是皆託中涓以進孰荷鈎盾之為地結賞心以自如非孤生之所冀

詆仙賦

宋祁

予既守壽春覽郡圖得八公山故老爭言山上有車轍馬跡是淮南王上賔之遺耕者往往得金云丹砂所化可以療病因取班固書葛洪神仙二傳合而質之嗟乎人之好奇而不責實也尚矣而洪又非愚無知者猶憑浮證偽況鄙人委巷語耶作詆仙賦

憫兹俗之鮮知兮徇悠悠之妄陳常辜奇以合恠兮欲矜己以自神操百世之實亡兮唱千齡之偽存彼淮南

之有將兮固殊刺而殞身緣内篇之丕誕兮㽞南公之多聞謂八人者語王兮歷倒景而上賓餌玉比之神藥託此軀乎霄晨王負驕以弗虔兮又見謫於列真雖長年之彌億兮屏䈂偃而念愆葛傳云仙伯主者奏安不恭乃謫守郡都廁後為散仙念斯事之吾欺兮聊反復乎遺言號聖仙之靈禀兮宜常監德而輔仁不足察王倨貴兮遽引内於天門已乃悟其非是兮胡為賞罰之紛紜寧仙者之罔惑兮無以異乎常人國為墟而嗣絶兮載遺惡而不泯故盛傳

其遺金兮證碮石之餘痕武安陰語而前死兮更生僞鑄以贖論彼逞詐以罔時兮宜自警於斯文

憫獨賦

宋　祁

憫前人之抗志兮雖有適而遂迷恃我醒於皆醉兮矜獨是於衆非吾固知高木不得林兮孤音鮮與之諧特立廢於曹踞兮一妍掩於萬蚩舉吾黨以同寐兮孰予覺其何之越家祀而訶晃兮裸户程而西衣奮單辭以正議兮安足救輿談之參差發介瞭之精覽兮何預群

蒙之倀嬉屈自高以赴淵兮夷已信而餓薇波潰流而無益兮返蒙讙而被訾今吾有道於此兮請質古而瑩疑狂者以不狂者為狂兮飲泉流而後宜非聖者以聖為非兮均獵較而免譏挫爾方而殺廉兮常偶欣而儷悲保獨行以中晦兮庶明哲而為期

靈烏賦

梅堯臣

烏之謂靈者何噫豈獨是烏也夫人之靈大者賢小者智獸之靈大者麟小者駒蟲之靈大者龍小者龜烏之

靈大者鳳小者烏賢不時而用智給給兮為世所趁麟不時而出駒流汗兮擾擾於脩途龍不時而見龜七十二鑽兮寧自保其堅軀鳳不時而鳴烏鵶鵶兮招唾駡於邑閭烏兮事將兆而獻忠人反謂爾多凶凶不本於爾爾又安能凶凶人自凶爾告之凶是以為凶爾之不告兮凶豈能吉告而先知兮謂凶從爾出胡不若鳳之時鳴人不怪兮不驚龜自神而刳殼駒負駿而死行智鶩能而日役體劬劬兮喪精烏兮爾靈吾今語汝庶或

汝聽結爾舌兮鈐爾喙爾飲啄兮爾自遂同翺翔兮八九子勿噪啼兮勿睥睨往來城頭無爾累

凌霄華賦　　梅堯臣

㕓草惟夭㕓木惟喬草有柔蔓木有繁條緣根兮附幹一作布葉兮敷苗未華粲兮下覆本幹蔽兮不照嗟兮一作質此木幾歲幾年而至於合抱夫何此草一旦一夕一作乎而遂曰凌霄是使藜藋蒿艾慕高豔而仰翹翹也安知蘋藻自潔蕙蘭自芳芙蓉出汙而自麗芝菌不根而自

長或紉珮帶或釆頃筐或製裳於騷客或登歌於樂章故得為馨為薦為嘉為祥皆無附著亦以名揚奚必託危柯而後昌吾謂木老多枯風高必折當是時將恐摧為朽荄不復萌蘖豈得與百卉並列也耶

栟櫚賦　　劉敞

圓方相磨純粹精兮剛健專直交神靈兮馮翼正性栟櫚煢兮中立不倚何亭亭兮受命自天非曲成兮外無附枝匪其旁兮密葉森森斂戟鋋兮温潤可親廉而不

傷兮雪霜青青不畏殭兮壽比南山邈其無疆兮被髮文身何徉狂兮沐雨櫛風寒無所妨兮苦身克已用不失職兮摩頂至踵尚禹墨兮黄中通理類有得兮屹如承天孔武且力兮懔其無華不尚色兮表英衆木如繩墨兮揩棄蠻夷反自匿兮遁世無悶曷幽嘿兮明告君子吾將以為則兮

離憂賦　　梅堯臣

抱戚戚以長處兮弔惸惸以自睎魂離離以駿邁兮精

蒙蒙而就翳氣貿亂以轇轕兮形奭淘而荒瘁信民生之多難兮伊天命之方摯知隕性之無續兮畏忝經而遺義日月騰以漂忽兮春與秋其狎至卒撫心以抑志兮諒投艱以遺大肙帝堯之餘列兮歷三正而相仍下天漢而逾熾兮啓東藩於大彭胡亂夏以泯棼兮賢辟世而迅征遡江介以幽處兮汔三徙而弗聲求王明而受福兮祖來儀於太平自彭城以來凡三徙皆江南支群龍以登績兮勑體命於遠夷兆別子於都邑兮更名數於京師繇

清白以象賢兮爰頹慶而歷茲馭長策以適駿兮周窮
荒而不疑敵輸歡以馴教兮樊寢服而來娛中心實使
生外兮諶大道之難推惟保性之蟬聯兮上參差以千
歲裕後葉之孔艱兮憚情中而事廢志激揚之未究兮
不克荷而為罪誨丁寧之在耳兮洵僶俛而違殆忽馳
思於昊天兮又寤辟而自懟發與齡以文永兮旦請命
而罔害涼不肖而遘愍兮曾夫人之髣髴原本始而罔
豫兮心溶陽以崩潰醜履厚而戴高兮顧生久其誰賴

願去人間以超舉兮復供養以弭憂茍一覲於顔色兮豈餘生之足留中怳忽而自失兮恭聞命乎前修天不可以忌兮道不可與謀毋茍襲匹婦以圖諒兮固將猶鶱父以寡尤

石室賦　狄遵度

石室之幽古城之陬煙剝雨落苔萃蘚稠斷勁頑而植立攢衆磊而互鳩鼇首屹以孤挺虹氣攄而外浮誚築金之用侈陋銘燕之積偷傑立西土邈視千秋何愛人

而思樹卒頹否之靡由室之經始請稽其紀其人則遠其室甚邇其室也尊維人之繫其繫維何維德之被其被維何撤華於裔棄民而夷嘗亦聞之易夷而民俟其偉而惟蜀之啓邈乎遠矣會收野而徼盧與同導嶓冡而棵欙斯洎或甃力而啓其隘或窮兵而伐其地東扼諸夏之喉右得秦原之脅地不為之限天不設其閑氣清肅而休晏物菴茂而被麗奈何椎髻之與雜卉服之與俱貪其地則地或為已有視其民則曰非吾徒已雖

善忍彼亦何辜有大人者民之是圖視爾之鄙嗟予其吁曰吾不至將彼之愚敎而有類聖其欺予解辯而冠削袵而裾疏之濬之使蕩其瀦培之養之使豐其枯誘而利之麾督而趍圜而規之不摯而枸乃豫乃詠以嬉以娛處乎其變決乎其舒始也夷貉之弗如今也鄒魯之靡殊始也自我兮居居今也視我兮姁姁孰我有德室其視諸室之奠兮知公之德安以肆兮室之堅兮知公之德純以一兮室之磊兮知公之德傑以卓兮室之

毀兮知公之德碩以鉅兮德不可忘室不可隳隳其室則胡以見公之德泯其德則胡以示後之規孰治其業我將趍之孰締其跡我將經之故教無俗兮不變俗靡教兮弗移曰吾之智斯亦其宜曰彼之愚故甚之歟况乎位天下之正位居天下之廣居其所為民皆二帝三王之故俗其所治具皆二帝三王之成謨法不更造事不更謀曰是懵者奚足以教則斯室也其謂何乎

鑾二江賦　　狄遵度

予始至蜀詢諸古之賢於蜀有功者以為無出文翁上者於是作石室賦已而復聞有李侯者於蜀有大功焉二人者用力於民雖有勞逸然參其功亦其等耳於是又為之賦鑿二江使蜀之民知蜀之所以為蜀皆二公之力乎

嗚呼吾聞魚鳧氏以降秦太守之前蜀之為國不幾千萬年方二江之害被兹土以禹之功不是施兮嗟後來亦奚言彼民之昏溺兮無乃得之於天不能遷土而改

宅兮其流漂亦誰究勁崖挺以中亞兮激狂瀾而右旋
横騖折走莫知其所之兮吼穹谷而下穿蛟鼉鼊呀以
相濡兮何允蠢而緣延噬膚吮血沸以咀嚼兮咸飫腐
而飽膻雚蒲菱芡紛以相被兮汙百頃之良田土不藝
而民無所食兮孰與奏其艱鮮民之害固不可終極兮
歷百千萬世天乃授之以賢曰噫中國之無人遂使民
至於此焉天之生斯民兮故使之食飽而居安降巨畓
以漂之兮天之意不然水之性固就下善利兮决之則

宣濬九川而距四海亦奚艱且九載之孜孜民不憚苦而訴煩益因利而為利兮勞之在先不忍一勤其力兮乃至鶩萬世而害弗捐胡不浚發其利源剷削其害根巨崖剖以鑄裂兮書頽乾而陷坤怒石奮以交墜兮吁雹走而雷奔蕩重淵以傾覆兮喪百恠之精魂雲轉霧溢盤薄戲踏兮注壑于其間寂寥散漫肆以長往兮若氣散於坯渾決其餘以旁溉兮居其側數百頃皆膏腴之上珍民降丘而下宅兮若蟻聚而蜂屯則幾年幾世

之積害一日刷去兮不啻捐芥而蕩塵嗚呼蜀之為國非地之中宜乎夷貊之雜處魚鼈之與同有李侯者至然後別類於水物有文翁者至然后同俗於華風然則今所棟宇而處衣冠而嬉皆二公之所遺若李侯者事固所莫得而繼彼文翁之教亦何憚而弗為嗚呼以禹之功至大至神括六合以橫被疇有存而勿論乎玆為害獨不得聞無乃力所不洎兮抑亦遺其功於後人而今而後乃知民未得所欲事或有不利先世所未暇除

去聖人所未及裁制茍有志於生民皆吾人之所事若曰茲事體大必聖人而后為則小子也不敢與知

交趾獻奇獸賦　　司馬光

皇帝御天下三十有六載化洽於人德通於神邇無不協遠無不臻粵有交趾來獻其麟其為狀也熊頸而烏喝豨首而牛身犀則無角象則有鱗其力甚武其心則馴蓋遐方異氣之産故圖諜靡得而詢於是降軺車之使發旁縣之民除塗於林嶺之隘引舟於江淮之濵曠

時月而陟萬里然後得入覲乎中宸與夫雕題卉服之
士南金象齒之珍欵紫闥而坌入充彤庭而並陳於是
群公卿士百僚庶尹儼然垂紳薦笏旅進而稱曰陛下
功冠邃古化侔儀極恭承神祇嚴奉宗稷純孝烝烝小
心翼翼出入起居不忘於訓典進退周旋必咨於軌則
體文王之卑服遵大禹之菲食宮室觀臺無礱刻之華
輿馬器用無珠玉之飾遊必備於法駕燕不廢於朝夕
此皆帝王所不能為而陛下行之尚不忘於怵惕是以

方內乂寧黎民滋殖垂髫之童耳皆習於詩禮戴白之叟目不覩夫金革至於根著浮流跂行喙息無不翔舞太和涵濡茂澤此殊俗所以響臻靈獸所以來格雖漢室之初黒鷴貢於絶徼周家之隆白雉通於重譯殆不足方也臣等謂宜命協律播之聲歌詔太史編之簡策以發揮不世之鴻休張大無倫之丕績不亦偉乎皇帝乃穆然深思愀然不怡曰吾聞古聖人之治天下也正心以為本修身以為基閨門睦而四海率服朝衆和而

群生悦隨故務其近不務其遠急其大不急其微今邦雖康未能復漢唐之宇俗雖阜未能追堯舜之時況物尚疵癘而民猶怨咨朕何敢以未治而忘亂未安而忘危享四方之獻當三靈之釐且是獸也生嶺嶠之外出沮澤之湄得其來吾德不為之大縱其去吾德不為之虧奈何貪其琛賮之美悦其鱗介之奇容其欺紿之語聽其諂諛之辭以惑遠近之望以為蠻夷之嗤不若以迎獸之勞為迎士之用養獸之費為養賢之資使功烈

烜赫聲明葳蕤廢耳目一日之玩為子孫萬世之規豈不美歟於是群臣拜手稽首咸曰此盛德之事臣等愚戇所不及陛下誠有意於此臣等敢不同心竭力對揚而行之皇帝於是御棫樸之篇覿大畜之繇延黃髮之儒顧巖穴之秀善有可旌無間於幽遠言有可採不棄於微陋位匪德而不升官無能而不授使稷契居左皋夔立右伊呂在前周召侍後相與講經藝之淵源覽皇王之步驟求大化之所未孚訪惠澤之所未究與民之

利若療夫饑渴除民之害若憂夫疾疢賜予簡而功無所遺刑罰清而姦無所漏浮費省而物不屈於求須苛役蠲而農不妨於耘耨使之夏有葛而冬有裘居有倉而行有粮絲纊之饒足以養其老甘脆之餘足以慈其幼地不加廣而百姓足賦不加多而縣官富道途之人恥爭而喜讓閭閻之俗棄漓而歸厚户知禮義之方人享期頤之壽然後旃裘之長頓顙而讋服祝髮之渠回面而奔走靡不投利兵而襲冠帶焚僭服而請印綬於

是三光澄清萬靈敷佑風雨時若百稼豐茂休氣充塞殊祥輻輳甘露霢霂於林薄醴泉觱沸於嵌竇平慮羅植於階戺朱草叢生於庭霤鳯皇長離騶虞群友而為畜由是觀之則彼裔夷之凡禽瘴海之怪獸皮不足以備車甲肉不足以登俎豆夫又何足以耗水衡之芻而汚百里之囿者哉

思歸賦　王安石

蹇吾南兮安之莽吾北兮親之思朝吾舟兮水波暮吾

馬兮山阿亡濟兮維夷夫孰驅兮亡巇風翛翛兮來去日翳翳兮溟濛之雨萬物紛披蕭索兮歳逶迤其今暮吾感不知夫塗兮徘徊徬徨以反顧盡歸兮盡去兮獨何為乎此旅

歷山賦　王安石

餘姚縣人有與季父爭田于縣于州于轉運使不直提點刑獄令余來直之將歸閔然望歷山而賦之歷山在縣西上虞縣界中或曰舜所耕云

歷山之峩峩兮予汝耕之孰汝彊之此匪予私云然兮誰汝使子人之子兮余師歷山之峩峩兮則維其常人之子兮云曷而亡云曷而亡兮我之思兮孰繼兮我之悲嗚呼已矣兮來者為誰

事君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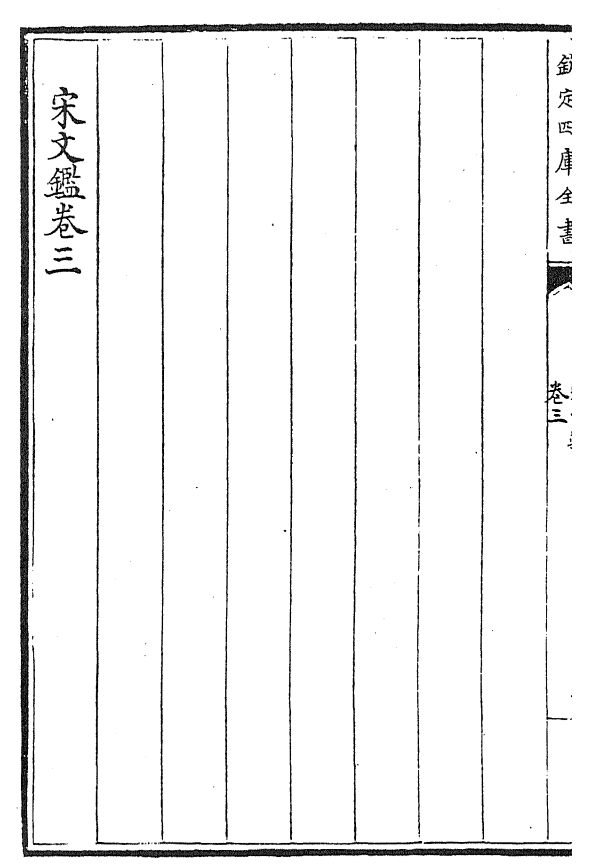
王回

北面以受命兮命同而功則異矢中心而自贊兮非有道曷明其所為蓋圖國之在人兮我得之故為貴若貧私之不敢愛兮奉君欲之所便役股肱而忘死兮濟君

難於已然豈不輸忠而塞報兮奈何猶憾於天倬我圖而孔臧兮志常足而名全閱萬物之至衆兮孰一人之至寡呼同德以佐佑兮頼先權於取捨張有司而賦政兮寄聰明於夙夜儻虛其人而瘝厥官兮雖有食而誰服彙以進夫賢能兮罄嵓澤而無留但見朝大夫士兮暨四方之守侯咸顯任其所知兮迓交泰之時休君無為而垂拱兮我亦退食而優游昔重華之弼唐兮扳嶽牧與禹稷文命躡其近武兮晤臯陶而謨九德摯虺夾

以相湯兮美遂良而舉直文公作周衡兮向勤訓於三宅其誠薦於天地兮況我民之訓格君臣享其淑問兮詒萬世之矜式亞斯之不敢緩兮亦何世而無人隨小大以成功兮但挾覇而未純諒要道之自然兮如歲運於陽春迷咫步以宅之兮固治亂之所分臧仲之蔽展禽兮坐掛譏於竊位公孫託擯於仲舒兮衆交詆其疾忌夫豈不念於善傳兮反貪巧而速累曾莫望於貨之徒兮猶可以逃罪彼匠者之構厦兮操斧墨而自能梗

楠老於深林兮斧墨具而焉程惟得人而事君兮乃受命而有成感先儒之詁言兮聊頌箴而一明



宋文鑑卷三

宋文鑑卷四

宋 吕祖謙 編

賦

抱關賦 王回

嘉祐五年回始仕爲衛真主簿日負吏責憪已之不如古人也作抱關賦

抱關之無責兮聊可充吾食兮匪可食兮吾何易兮抱關之無愧兮聊可由吾仕兮匪可仕兮吾何累兮抱關

之無悶兮聊可託吾遯兮匪可遯兮吾何慁兮

駟不及舌賦　　王回

彼駟能行駸駸萬里此舌能言人纔聞耳萬里遠矣駟行有疆聞耳甚微舌言無方六轡在手縱之吾游見險逢艱不可控留一出諸口宛傳吾志善惡吉凶孰追孰避蓋古君子取物以箴學士誦焉可毋慎令

責難賦　　王回

臣卑而君尊兮侔地道之承天北面贄以伏朝兮南面

受之偃然役股肱於夙夜兮須有命而後虔舍厥美以
自忠兮避成功而不敢先何責善於難行兮奄恭名而
獨傳葢曰善之為猷兮匪身修而弗克五事生之所禀
兮覺初微而漸頋儻一失其本源兮外物來而横逆況
宅摯於人上兮百度叢而歸責治則身安而名榮兮亂
甚者丧其家國賢臣出而登用兮爵既好而禄又豐師
保阿焉受教兮箴諫謹於群工匪聖法而不敢述兮推
天命於始終使吾君至誠兮執忠信以自主使吾君達

其所忍兮仁無不恕使吾君恥不若先王兮遵義之路使吾君不敢慢於匹夫兮禮乃大具使吾君察天下之理而無鑿兮智足以成務勤君之思而劬君之力兮誰吾謂倨蓋志行則爵禄可報兮否則遁而去昔舜禹之相堯兮斯猷著於典謨商摯慕其遺風兮引撻市而為虞說冢宰於武丁兮繩正木而靡渝周公之告孺子兮揚文武之永圖召伯又歌乎公劉兮美厚民而匪居雖孔孟之游於衰世兮固守經而嚴如宜其名實之一揆

兮彼興廢何區區後千載豈無臣兮忘鑽仰於我極逄

君欲以就利兮凡枉尋而直尺量君才為不及兮聊順

時而姑息詆高論曰迂闊兮喜近巳而循迹嗚呼君名

貶於雜覇兮專頌美於在昔臣不恭莫甚於此兮徒沒

齒而愧惕竊獨嘉夫魏公兮沃唐文而过衡知正巳而

民服兮破俗辨之刑名既柔遠而能邇兮尚惜其學略

而功速成作正位之儆戒兮雖芻蕘者亦聽匪吾言之

能賦兮唯尚文之易明

愛人賦

王回

㑹天民之秉彛兮同懿德而自好縱百骸以徇物兮義與利其殊報彼君子兮唯先覺是號故忠恕以愛人兮捨元元其焉肖竊誦夫曾氏之求志兮忘違禮而寢於大夫之簀感童子之闚諷兮雖疾病猶扶而反席元與春務養吾欲兮何屑屑而姑息詀話言於一朝兮可推而措諸靡極盖曰德之為物兮在已而不在他焉其形輶於鴻毛兮其力重於太山吾人所以相保而生死兮

固賴此而能然俾各達其常心兮因厥類區而復遷孝莫大於尊親兮不格姦於幾諫慈莫隆於燕子兮擇明師而講善忠莫美於致君兮專責難於可願禮莫隆於任臣兮敕欽職而有間莫戚於夫婦之際兮風雎鳩而誰涸莫篤於兄弟之間兮泣關弓而弭怨莫樂於朋友之交兮競切磋而成信其餘泛吾義之所及兮亦應乎求而敢倦異此則陷父於惡兮晉中生繞謚爲恭納寵孽於驕奢兮衛莊戾卒覆其宗逆主欲以厚斂兮冉求

朋鳴鼓之攻王僚試於私人兮形變雅之大東恣同床之干政兮嬉妲繼以興戎小不忍於咈毋兮鄭克叔而俱凶損友之三科兮匪孔門之所容况巧言與佞色兮實媚衆以雷同嗚呼是非之甚明兮成敗亦不為効歷萬古而猶惑兮寧醉昏而夢未覺惜勞心而日拙兮竊方循理而造要庶無忝於曾氏之言兮聊矢賦而彌邵

大報天賦　　　　范　鎮

大宋七十有二載符節合於聖神陶鈞運於真宰化至

而乾用九令行而風不再泰山四維兮固基圖而靜寧

黄河一清兮撫期運而茂對元尊降休其如響富媪効

珍而弗愛星氣交見景炎青赤之光魚馬兩至道出東

西之海於時百靈會鈞天之游萬物極崇邛之大鑿井

者罔識帝力仰盆者不知天蓋以上方游神治古之表

垂意幾成之會道皇極以甚夷基太平而無外重茲盈

成罔或遑怠若曰時靡愆伏物不疵癘協氣洪鬯而融

然無際者上穹之保艾邊鄙不聳干戈倒載生靈相與

而謹然於内者三后之大賚按物理以順考㑹朕躬之弗逮不有反本之報曷為含生之頼况夫事具往聖之行文備前世之載嬀庭有六宗之禋周家有始祖之配書以廵嶽而用事禮以埽地而展采總條貫於先猷赫聲文乎當代上一其唱下百其響伯夷秩宗之典叔孫奉常之掌咸謹職以先次率參謀而來上僉曰用日之至吾道之長就國之南吾君之嚮可以為人而祈福示聖人之能饗也涓辰之良既如是講儀之盛又如彼將

命以方底飛文以疾置鼓先令於民聽俾咸知於上意

西踰月蠭之根東走天池之紀北窮祝栗之野南極濮

鉛之地雷出而奮豫風與而披靡穹居毌服華體本薦

之酋壄首貫胸雕身反踵之帥尋聲望景知中國之有

至仁梯虛航深示戎狄之無外事順走我轍跡服馴我

邉徼迺西有雙觡共觝之獸赤汗赭沫之駟浮琛沒羽之

珍文鉞碧砮之異諸福之物倜儻奇偉衆變之狀燦爛

譎詭按圖諜而未書歷封禪而不至滔滔焉栽栽焉來

助祭者波委而嶽峙吾皇游巖廊摻絶瑞嘉聞聲教之
遠樂觀儀物之備迺飭四方近逮周行搜傑索俊提忠
挈良相與齊於蟺蜎蠖濩之中思所并而周流常羊者
已在出警之先期也闕觚削其如倚鋪首呀而欲騳行
幄默而下垂樂宮屼其高張八校拱著五旗司方禮器
之葳蕤軍裝之陸梁錯文以章藻采兮四會五達之莊
既法從之肸飾倏呼鞭之對揚神扶絳辰乾行東箱左
黄鍾兮五應以俱動前式道兮三候而相望始乘輿也

顒顒昂昂奮至德之光大明登兮重昏破而群陰藏既
導途也秋秋蹌蹌走萬人之望駭飈馳兮浮埃沉而瑞
氣翔參忠信於倚衡兮遠何適而不臧總德法而不防
嶽然其不動兮躬自厚而矜莊春然其太和兮躬不違
而滋京顓儲思於逆釐之事也徑息駕乎列仙之場儼
陟降以肅潔兮杳悟靈於忽恍平款謁之辭稱畢孝思
之容外溢葦然如傷沛然不懌念報天之罔極顧履霜
而懷惕莫重乎禮經之五以觀乎世廟之七內則樂穆

羽舞旄狄薦苾芬儀赫奕遲奉乎明靈之來格外則熊司旗虎視戟戚振厲氣敎鬱肅陳乎游徼之騎坒俄而傳呼旦之聲嚴出廟之蹕聘重闉以南直届夫禮神之室觀夫涂大朱以洞闢壇八觚而翼騫颯紳緌之綷縩頳貂蟬之葱芊上摩星以旓雲下藻野而縟川聖人凝旒以則數薦璧而象圜樂六變而導和爵三獻而告虔百神受瑞以祖洽四方承宇而來旋啓膟膋之芬膏焜樵蒸於高煙沓馨明之升聞譪嘉休而肅延迴五輅兮

清道御兩觀於中天歌塗巷而沸湧觀堵墻而駢塡或
陰而霞紛振衣而嚮袂方冬而暑盛疊跡而側肩靚粧
千車迴轅衡輣岌若移山之行隱如奔雷之聲磕砰磤
硡以拱乎神庭鐵衣萬騎奮踶橫逸晶如積雪之釋迅
如衝風之疾宛轉絡繹以環於帝室嚴辨兮中外臚句
兮上下縄鶴馭以飛書絙鷄竿而肆赦縱係縲以畢出
晋疵吝而一灑重離之曜大繼明以照四方泰山之雲
不崇朝而徧天下飭飫賜沐純嘏受釐而延滕席飲福

而奏需雅太室之聲旻延於壽歷霞盂之安盤固於宗社甘泉汾陰后土之祠交門竹宫神光之拜或孜孜於曲請或屑屑於末戒隘哉陋乎曽未知福含生懷萬靈之為大也有一二眉壽馘謂臣曰子游都而盛其際吉其逆者所謂觀國之光利用賔于王矣亦嘗知盛際之所自出吉逆之所由来者乎子少留吾其語汝夫聖人之將有為也必本於仁義聲而為樂文而為禮柄而刑賞綂而祠祭崇讓以樹之懐遠以固之作徳以茂之

此古先之能事教化之肇基也故其始下詔則有司指圖有經叩天進辭相與上乎號榮者當宁却而不名斯崇讓之至誠也將撰儀則百蠻款塞移珍謁譁象譯厥角于北闕者本朝羈而不絶斯懐遠之上烈也旣已事縣官去煩削密輕徭緩租驅躋於仁壽者庶黎愉然而在宥斯作徳之洪覆也夫一舉而闕衆目非曰躬聖發憤其孰能大圖而殫究子盍亦按胥庭之圖披羲農之籙援結繩造契之具迹卷領垂衣之躅料平基緒之馮

厚準元精之囬復揚波以挹其腴潤摛芳以搴其稠縟然後攄文心散辭氣伏天庭而進牘臣躩然而仰曰富哉言乎微丈人後進生其不識王澤之滲漉也謹拜手而系曰赫赫鉅宋體元垂統升中而奉兮恢恢大圓應聖何言隤社以蕃兮吾皇之隆彼蒼之崇合符無窮兮

鴻慶宮三聖殿賦　　劉攽

臣伏見陛下追述祖考崇奉明祀新作三聖殿以昭孝明功于天下臣以文學中第太常試官祕書目覩盛事

不敢以鄙薄自絀輒作古賦一篇以歌詠盛德昔靈光景福之作世稱其美麗然其所謂壯大不出乎雕刻畫繪文彩之煌煌而已又盛道工人之巧民力之衆材木之多金玉之偉臣以謂聖王有作則必智者獻其巧壯者輸其力山林不敢愛其材府庫之聚皆所供億也是物理之常不足以夸大臣愚竊陋之若夫天命廢興之際聖王授受之符非敏智通達未有能究知其始終者固難為寡見淺聞者道也臣竊大之是以略所陋而張

所大不敢仰希風人雅頌之列庶幾有其志云爾

蓋上帝之所選建明聖命以天位者乃所以享德而報功焉未有德盛於前功播於後而其子孫寂寥千載無聲者也賢哲所談六籍之云德莫著於有虞功莫隆於五臣禹平水土夏姒以宅司徒后稷是敎是食肇商興周歷載累百臯陶大理五刑以明于其苗裔乃興于唐若夫董淳耀以攸司奏庶民之鮮食焚山烈澤害服妖息鳥獸咸若草木允殖固伯益之力焉天報以位俾秦

周繼于其子孫誣祖不紹去火即水叛禮尚刑法以慘急然猶兼六國一天下而不知變于初二世以斃非天不相朕虞之後乃其否德得罪于祖而斷棄也惟伯益之功未報是以天命復集于趙氏焉五代喪德九土分裂海水横流民用墊溺鳥獸昌熾黥首失職滔滔惑惑蓋若洪流之未闢於是太祖秉火而帝繼益之功天胙吉土曰惟商邱是為星火大辰之居亦曰明堂布政之由出潛離隱或躍在淵以有九有百度正焉削禍戡亂

出民塗炭風指日舒天地正觀荆燕吳蜀楚越并冀懾威懷仁奔走失氣崛強者執服柔從者加賜太宗承之真宗成之登封降禪矢直砥平巍巍乎邈三五而儔儷彼漢魏之瑣瑣曾何比京夫伯益始掌火而底績而宋以火帝興于火墟天之報施豈不昭昭可推而類也哉且夫積功以疑命而創業因物以胙土由土以建號樂以反初禮不忘其本是故作于原廟建之别都三聖鼎列大厦以居以答景貺以昭成功俾子孫知厥所由億

兆仰德而不窮也厥後烈風淫雨雹雷震𦢊儆戒于下
濫炎流燒天子怵于大異反已正德伏念七年乃其有
得曰天以德訓予而以威震予依類託諭予敢不信夫
政不變不足以化新禮不修不足以化民天之示人若
曰政禮之敝雖祖宗之為猶當勿憚乎改更於是詔三
事飭九卿和布于舊載損載益以答天誡以舉聖職夫
既天行而日白矣乃復閟宮奬夫神衷三后在天對越
上穹經之營之不日成之閟偉奇麗所以使宮寢之勿

踰也清閑窅窔鬼神之所都也絜百圍而置楹兮度千仞以架棟擇一木於萬章兮頗餘羨者猶衆般倕獿人之儔獻巧而林立兮莫不心競而賈用亘長廊其如城兮闢重門其似洞欒栱桀其如星兮侏儒屹其承重如翬斯飛如鳥斯革兮誠可慄其將動闔陰房之窈靜兮雖六月其必寒闢陽榮之敞麗兮蓋中夜而已旦陟廣除而徑上兮每百尺而一級歷青珉之瑩滑兮曽不得而側立顧風雨之在下兮足以避夫燥濕良非人力之

所爲兮宜鬼神之攸集於是使夫設色之工後素之巧
想像形容圖寫必効夫其龍顏日角天質之顯卬兮臣
乃令知真人之異表於是駕鑾輅登王蚪千乘萬騎雲
動而景附兮想平生之豫游斿常繽紛以鮑翕兮鍾鼓
軒轟簫管發而啁啾雜魚龍之奇技兮蜿蜒曼延於道
周百神紛而並迎兮出閶闔而御夫龍舟爾乃川后靜
波屏翳息風舳艫相銜若複道之延屬兮亘千里而相
通百工備官而夙設兮棹夫讙呼而奏功惟吉行之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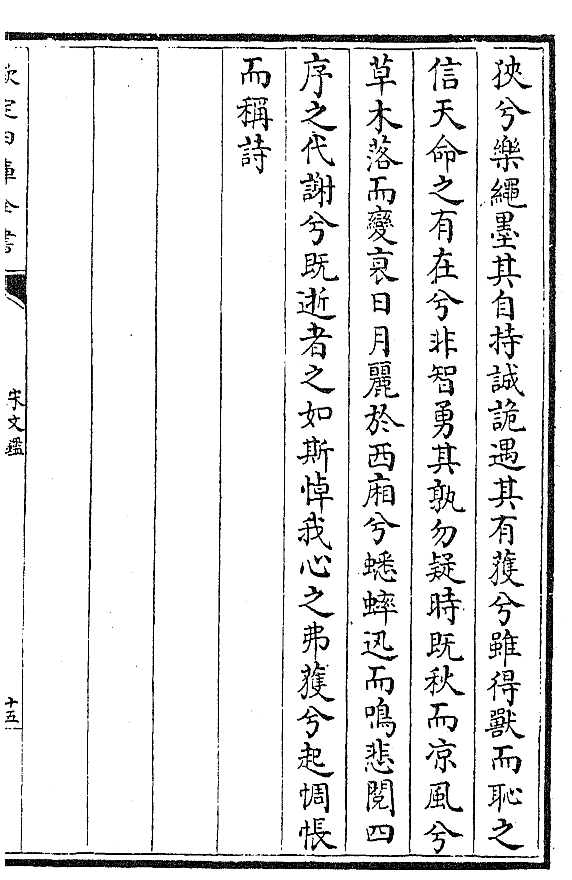
十分餘日力而靡窮既屆既止威儀若初以幸夫壽宫乃即前楹以脩祀事威神如在望之可畏彈金玉以備用鬠飛潜以薦味帷帳莞簟之安肆几杖筆研之儲偫靡一物之葢闕分所以廣孝思而盡心志守臣侍祠罔不肹飾既事而旋閟而莫覿列仙之儔偓佺之倫迎神頌祇於其側若夫祝融重黎相土閼伯因已喜動乎魄情見乎色護清蹕而睎盛德也巍巍大哉不可得而記已且夫天命之不忘人生之大寶也祖宗之有繼子孫

之勿替也兹聖王所以繼統垂業超商邁周卹嗣錫羡貽厥孫謀使萬有千歲得以睎風而承流也遂作頌曰崇崇商丘大火主兮曰宋之興道是配兮建邦設都以有九土兮有皇上帝明德輔兮伯益之功邈不可忘兮三聖承承有烈光兮奕奕寢廟神翱翔兮胥于萬年尚無疆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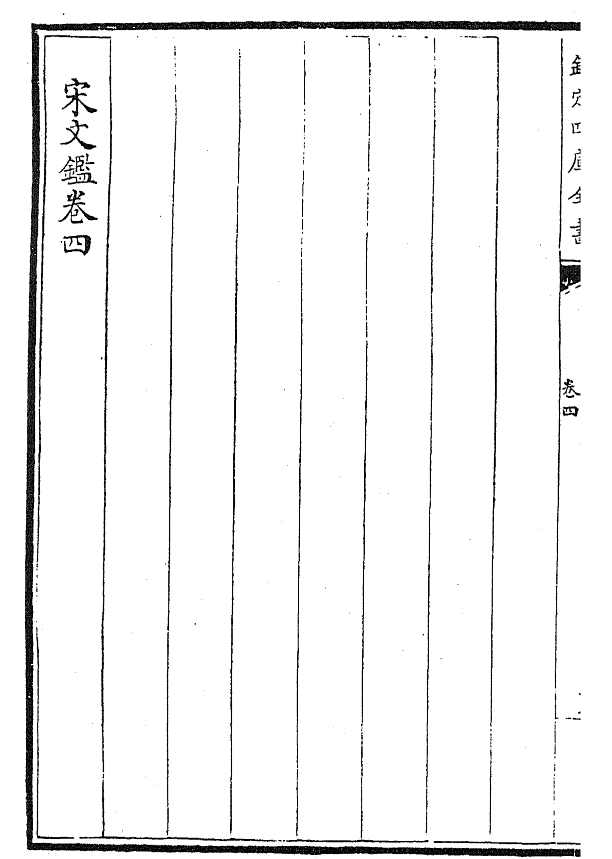
秋懷賦　　劉攽

世量力以為智兮孰不自師其成心不强短以彼修兮

亦各濟其所任盖周任之明清兮予嘗服於德音性專直其似愚兮遂底滯而廢沈惟古人有不遇兮亦奚慨於斯令昔既冠而從仕兮兾陳力而帥職何日月之不淹兮亹亹至乎不惑世與我其異衷兮增余懷之默默數廢日而倍参兮願自竭而安得將奔而及事兮愧初心而變色譬游者之無術兮念愈躁而逾没荷衆賢之并容兮曽介善之不遺辱興廡之末舉兮遂以造夫攸司君之門不可以徑入兮既待詔而歴時唯褊心之狷



挾兮樂繩墨其自持誠詭遇其有獲兮雖得獸而恥之信天命之有在兮非智勇其孰勿疑時既秋而凉風兮草木落而變衰日月麗於西廂兮蟋蟀迅而鳴悲閲四序之代謝兮既逝者之如斯悼我心之弗獲兮起惆悵而稱詩



宋文鑑卷四

宋文鑑卷五

宋　呂祖謙　編

賦

不寐賦　　劉敞

忳鬱邑其馮中兮何鑒寐其弗夷方永夜之未艾兮廓靜處而長思悼既往之弗及兮慨來今之曷知緒將絶而復續兮精發越而遙移倏四海其再撫兮泯萬朞乎須臾武勝商而歸周兮天保定其千億叔旦兼乎三王

兮仰勤思而有獲孔潛精於好學兮致憤懣於無益樂好善而用魯兮孟見喜乎顏色仁弗遇於衛頃兮顧奮飛而不得翟相氣而見祥兮獻肇謀乎虞虢彼遠慮之與近思兮智與愚皆從其職嗟民生之多艱兮嗟以心為形役君子有不安其命兮小民有度其力非蚑蚖之嗜膚兮曾內懷於大棘惟昔夢之蘧蘧兮既悵然而獨寐亮伐柯之不遠兮何內艱而宲固睎聖人之大覺兮綿萬世而不遇幸曲肱而自怡兮庶無迷於初度

拙賦

周惇頤

或謂予曰人謂子拙予曰巧竊所恥也且患世多巧也喜而賦之

巧者言拙者默巧者勞拙者逸巧者賊拙者德巧者凶拙者吉嗚呼天下拙刑政徹上安下順風清弊絶

洛陽懷古賦

邵雍

洛陽之為都地居天地之中有中天之王氣在焉予家此治平歲會秋乗雨霽與殿院劉君王登天宫寺三寶

閣洛之風景因得周覽惜其百代興廢以來天子雖都之而多不得其久居也故有懷古之感以通諷諭君王好賦以賦言

秋雨霽日色清景方出秋益明何幽懷之能快唯高閣之可憑天之空廓風之輕泠覽三川之形勝感千古之廢興乃眷西北物華之妍雲情物態一氣茫然擁樓閣以高下煥金碧之光鮮當地勢之拱處有王居之在焉惜乎天子居東都此邦若諸夏不會要于方來不號令

于天下聲明文物不此而出道德仁義不此而化宮殿森列鞠而為茂草園囿碁布荒而為平野鸞輿曾不到者三十餘年使人依然而歎曰虛有都之名也噫夏王之治水也四海之內列壤惟九而居中者實曰豫州荆河之北此為上流周公之卜宅也率土之濱建國為萬而居中者實曰洛陽瀍澗之側此唯舊邦迄于今日二千年之有餘因興替之不定故靡常其厥居我所以作賦者閲古今變易之時述興亡異同之迹追既失之君

王存後來之家國也噫太昊始法二帝成之三王全法參用適宜伊六聖之經理實萬世之宗師我乃謂治民之道於是乎大盡矣逮夫五覇抗軌七雄篤威漢之興乗秦之弊曹之檀幸漢之衰始鼎立而治終豆分而隳晉中原之失守宋江左之畫畿或奔齊而驛魏或道陳而經隋自元魏廓河南之土植六朝之風物李唐蟠闊中之腹孕五代之亂離其間或道勝而得民或兵强而懾下或虎吞而龍噬或鷄狂而犬詐或創業於艱難或

守成於逸服或覆餗而終焉或包桑而振者故得陳其六事雖善惡不同其成敗一也其一曰大哉德之為大也能潤天下必先行之於身然後化之於人化也者効之也自人而効我者也所以不嚴而治不為而成不言而信不令而行順天下之性命育天下之生靈其帝者之所為乎其二曰至哉政之為大也能公天下必先行之於身然後教之於人教也者正之也自我而正之者也所以有嚴而治有為而成有言而信有令而行拔天

下之疾苦遂天下之生靈其王者之所為乎其三曰壯哉力之為大也能教天下必先豐府庫峙倉箱鋭鋒鏑峻金湯嚴法令于烈火肅兵刑于秋霜竦民聽于上下慴夷心于外荒其霸者之所為乎其四曰時若傷之于隨失之于寛始則廢事久則生姦既利不能勝害故倖得以疾賢是必薄其賦斂欲民不困而民愈困省其刑罰欲民不殘而民愈殘所致之之道失其本矣其五曰時若任之以民專之以察始則烈烈終焉缺缺既上下以

交虐乃恩信之見奪是必峻其刑罰欲民不犯而民愈犯厚其賦歛欲國不竭而國愈竭蓋致之之道失其末矣其六曰水旱為沴年歳豐虛此天地之常理雖聖人不能無蓋有備而無患不得中者加以寛猛失政重輕迭權不有水旱而民已困而况有水旱兵革焉所謂本末交失不亡何待天下有成敗六焉此之謂也君天下者得不用聖帝之典謨行明王之教化士可殺不可辱民可近不可下上能撫如子焉下必戴其后也仲尼所

以陳革命則抑為人之匪君明遜國則杜為人之不臣定禮樂而一天下之政教修春秋而罪諸侯之亂倫删詩以揚文武之美序書以尊堯舜之仁贊大易以都括與六經而並存意者不可以地之重易民之教不可以民之教悖天之時必時教之各備則居地而得宜是故知地不可固有之也君上必欲上為帝事則請執天道焉中為王事則請執人道焉下為霸事則請執地道焉三道之間能舉其一千古之上猶反掌焉則是洛之興

也又何計乎都與不都也如欲用我吾從其中

灔澦堆賦　　蘇　軾

世以瞿唐峽口灔澦堆爲天下之至險凡覆舟者皆歸咎於此石以余觀之蓋有功於斯人者夫蜀江會百水而至於夔瀰漫浩汗橫放於大野而峽之小大曽不及其十一茍先無以齟齬於其間則江之逺來奔騰迅快盡鋭於瞿唐之口則其嶮悍可畏當不啻於今耳因爲之賦以待好事者試觀而思之

天下之至信者唯水而已江河之大與海之深而可以意揣唯其不自為形而因物以賦形是故千變萬化而有必然之理掀騰勃怒萬夫不敢前兮宛然聽命惟聖人之所使予泊舟乎瞿唐之口而觀乎灧澦之崔嵬然後知其所以開峽而不去者固有以也蜀江遠來兮浩漫漫之平沙行千里而未嘗齟齬兮其意驕逞而不可摧忽峽口之逼窄兮納萬頃於一盃方其未知有峽也而戰乎灧澦之下喧豗震掉盡力以與石鬬勃乎若萬

騎之西來忽孤城之當道鉤援臨衝畢至於其下兮城堅而不可取矢盡劒折兮迤邐循城而東去於是滔滔汩汩相與入峽安行而不敢怒嗟夫物固有以安而生變兮亦有以用危而求安得吾說而推之兮亦足以知物理之固然

屈原廟賦

蘇軾

浮扁舟以適楚兮過屈原之遺宮覽江上之重山兮曰惟予之故鄉伊昔放逐兮渡江濤而南遷去家千里兮

生無所歸而死無以為墳悲夫人固有一死兮處死之為難排徊江上欲去而未決兮俯千仞之驚湍賦懐沙以自傷兮嗟子獨何以為心忽終章之慘烈兮逝將去此而沉吟吾豈不能高舉而遠遊兮又豈不能退黙而深居獨嗷嗷其怨慕兮恐君臣之愈疎生既不能力爭而强諫兮死猶兾其感發而改行茍宗國之顛覆兮吾亦獨何愛於久生託江神以告寃兮馮夷教之以上訴歴九闗而見帝兮帝亦悲傷而不能救懐瑾佩蘭而無

所歸兮獨慺慺乎中浦峽山高兮崔嵬故居廢兮行人
哀子孫散兮安在況復見兮高臺自子之逝今千載兮
世愈狹而難存賢者畏譏而改度兮隨俗變化斵方以
為圓黽勉於亂世而不能去兮又或為之臣佐變丹青
於玉瑩兮彼乃謂子為非智惟高節之不可以企及兮
宜夫人之不吾與違國去俗死而不顧兮豈不足以免
於後世嗚呼君子之道豈必全兮全身遠害亦或然兮
嗟子區區獨為其難兮雖不適中要以為賢兮夫我何

悲子所安兮

昆陽城賦

蘇軾

淡平野之靄靄忽孤城之如塊風吹沙以蒼莽悵樓櫓之安在橫門豁以四達故道宛其未改彼野人之何知方傴僂而畦菜嗟夫昆陽之戰屠百萬於斯須曠千古而一快想尋邑之來陣兀若驅雲而擁海猛士扶輪以蒙茸虎豹雜沓而橫潰罄天下於一戰謂此舉之不再方其乞降而未獲固已變色而驚悔忽千騎之獨出犯

初鋒於未艾始憑軾而大笑旋棄鼓而投械紛紛籍籍死於溝壑者不知其何人或金章而玉佩彼狂童之僭竊蓋已旋踵而將敗豈豪傑之能得盡市井之無賴貢符獻瑞一朝而成羣兮紛就死之何怪獨悲傷於嚴生懷長才而自浼豈不知其必喪獨徘徊其安待過故城而一弔增志士之永慨

赤壁賦

蘇軾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蘇子與客泛舟遊於赤壁之下清

風徐來水波不興舉酒屬客誦明月之詩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於東山之上徘徊於斗牛之間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縱一葦之所如凌萬頃之茫然浩浩乎如馮虛御風而不知其所止飄飄乎如遺世獨立羽化而登仙於是飲酒樂甚扣舷而歌曰桂棹兮蘭槳擊空明兮泝流光渺渺兮予懐望美人兮天一方客有吹洞簫者倚歌而和之其聲嗚嗚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訴餘音嫋嫋不絶如縷舞幽壑之潛蛟泣孤舟之嫠婦蘇子愀然正

襟危坐而問客曰何為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烏鵲南飛此非曹孟德之詩乎西望夏口東望武昌山川相繆鬱乎蒼蒼此非孟德之困於周郎者乎方其破荆州下江陵順流而東也舳艫千里旌旗蔽空釃酒臨江横槊賦詩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况吾與子漁樵於江渚之上侶魚蝦而友麋鹿駕一葉之扁舟舉匏樽以相屬寄蜉蝣於天地渺滄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須臾羨長江之無窮挾飛仙以遨遊抱明月而長終知不可乎驟

得託遺響於悲風蘇子曰客亦知夫水與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而又何羨乎且夫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為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適客喜而笑洗盞更酌餚核既盡杯盤狼籍相與枕藉

乎舟中不知東方之既白

後赤壁賦　　　　　　蘇　軾

是歲十月之望步自雪堂將歸于臨皐二客從予過黄泥之坂霜露既降木葉盡脱人影在地仰見明月顧而樂之行歌相答已而歎曰有客無酒有酒無餚月白風清如此良夜何客曰今者薄暮舉網得魚巨口細鱗狀如松江之鱸顧安所得酒乎歸而謀之婦婦曰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時之須於是携酒與魚復遊

於赤壁之下江流有聲斷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
曽日月之幾何而江山不可復識矣予乃攝衣而上履
巉巖披蒙茸踞虎豹登虬龍攀棲鶻之危巢俯馮夷之
幽宫盖二客不能從焉劃然長嘯草木震動山鳴谷應
風起水涌予亦悄然而悲肅然而恐凛乎其不可留也
反而登舟放乎中流聽其所止而休焉時夜將半四顧
寂寥適有孤鶴横江東來翅如車輪玄裳縞衣戛然長
鳴掠予舟而西也須臾客去予亦就睡夢一道士羽衣

翩躚過臨臯之下揖予而言曰赤壁之遊樂乎問其姓名俛而不答嗚呼噫嘻我知之矣疇昔之夜飛鳴而過我者非子也耶道士顧笑予亦驚悟開户視之不見其處

秋陽賦　　蘇軾

越王之孫有賢公子宅於不土之里而詠無言之詩以告東坡居士曰吾心皎然如秋陽之明吾氣肅然如秋陽之清吾好善而欲成之如秋陽之堅百穀吾惡惡而

欲刑之如秋陽之隕群木夫是以樂而賦之子以為何如居士笑曰公子何自知秋陽哉生於華屋之下而長遊於朝廷之上出擁大蓋入侍幃幄暑至於温寒至於凉而已矣何自知秋陽哉若予者乃真知之方夏潦之淫也雲烝雨泄雷電發越江湖為一后土冒没舟行城郭魚龍入室菌衣生於用器蛙蚓行於几席夜違濕而五遷晝燥衣而三易是猶未足病也耕於三吴有田一廛禾已實而生耳稻方秀而泥蟠溝塍交通牆壁頽穿

面垢落堲之塗目泣濕薪之煙釜甑其空四隣悄然鸛鶴鳴於户庭婦宵興而永歎計無食其幾何矧有衣於窮年忽釜星之雜出又燈花之雙懸清風西來鼓鍾其鏜奴婢喜而告予此雨止之祥也蚤作而占之則長庚澹其不芒矣浴於暘谷升於扶桑曽未轉盼而倒景飛於屋梁矣方是時也如醉而醒如瘖而鳴如痿而起行如還故鄉初見父兄公子亦有此樂乎公子曰善哉吾雖不身履而可以意知也居士曰日行於天南北異宜

赫然而炎非其虐穆然而温非其慈且今之温者昔之炎者也云何以夏為盾而以冬為衰乎吾儕小人輕愠易喜彼冬夏之畏愛乃羣狙之三四自今知之可以無惑居不障户出不御笠暑不言病以無忘秋陽之德公子拊掌一笑而作

中山松醪賦　　蘇軾

始予宵濟於衡漳車徒涉而夜號燧松明以記淺散星宿於亭皐鬱風中之香霧若許予以不遭豈千歲之妙

質而死斤斧於鴻毛効區區之寸明曾何異於東蒿爛
文章之糾纒驚節解而流膏嘻作厲其已遠尚藥石之
可曹收薄用於桑榆製中山之松醪救爾灰燼之中免
爾螢爝之勞取通明於盤錯出肪澤於烹熬與黍麥而
皆熟沸春聲之嘈嘈味甘餘而小苦歎幽姿之獨高知
甘酸之易壞笑凉州之蒲萄似玉池之生肥非内府之
蒸羔酌以瘿藤之紋樽薦以石盤之霜螯曾日飲之幾
何覺天刑之可逃投拄杖而起行罷兒童之抑搔望西

山之咫尺欲褰裳以遊遨跨超峰之奔鹿接掛壁之飛猱遂從此而入海眇䶑天之雲濤使夫嵇阮之倫與八仙之群豪或騎麟而翳鳳爭榼挈而瓢操顛倒白綸巾淋漓宮錦袍追東坡而不可及歸餔歠其醨糟漱松風於齒牙猶足以賦遠遊而續離騷也

懷歸賦　沈括

歸休乎嗟生亦勞兮歲常九行而一息四方已莫不異兮欲終徃而安即披荆榛以孤騖涉大塗之梗塞投孱

顏以全入孰爲眠而朝食礬欿一山而百折兮况千里之綿邈高浪鱗卷而雹劃兮近不保乎咫尺嗟乎子乘此而安之兮託扶摇以寸翮吾一念子之往兮意尤兀硉而屹栗彼夫人之聖哲寧有欲乎顛蹶摩冥冥之無窮抽萬世之潛默雖皎中而自信亦終壈坎而莫覿來之不可與謀兮果去亦庸何傷既振轡而大驅兮盍倡佯其所適期無羡於古人兮苟亦善吾之令德終曠蕩之可驤兮信幽履之不惑

黄樓賦

蘇轍

熈寧十年秋七月乙丑河決於澶淵東流入鉅野北溢于濟南溢于泗八月戊戌水及彭城下余兄子瞻適為彭城守水未至使民具畚鍤畜土石積芻茭窒隙穴以為水備故水至而民不恐自戊戌至九月戊申水及城下者二丈八尺塞東西北門水皆自城際山雨晝夜不止子瞻衣製履屨廬於城上調急夫發禁卒以從事令民無得竊出避水以身帥之與城存亡故水大至民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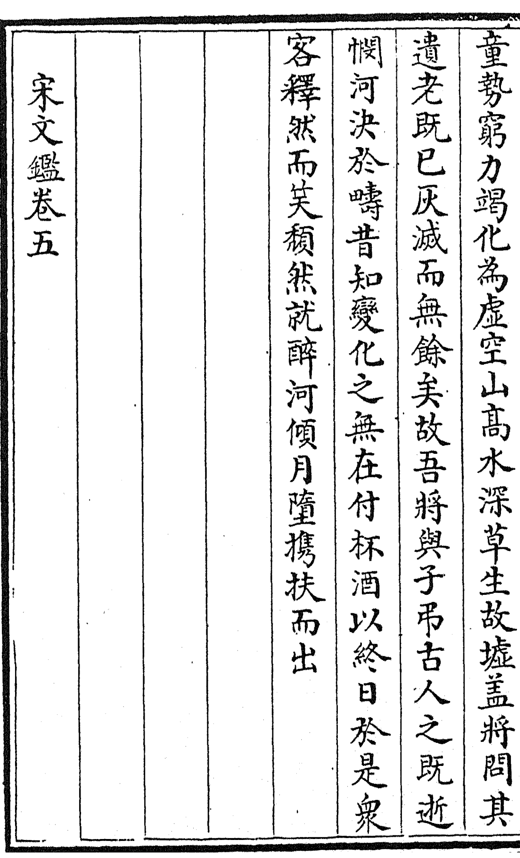
潰方水之淫也汗漫千餘里漂廬舍敗冢墓老弱蔽川而下壯者狂走無所得食槁死於邱陵林木之上子瞻使習水者浮舟檝載糗糧以濟之得脱者無數水既涸朝廷方塞澶淵未暇及徐子瞻曰澶淵誠塞徐則無害塞不塞天也不可使徐人重被其患乃請增築徐城相水之衝以木堤捍之水雖復至不能以病徐也故水既去而民益親於是即城之東門為大樓焉堊以黄土曰土實勝水徐人相勸成之轍方從事於宋將登黄樓覽

覩山川弔水之遺迹乃作黄樓之賦其詞曰
子瞻與客遊於黄樓之上客仰而望俯而歎曰噫嘻殆
哉在漢元光河決瓠子騰蹙鉅野衍溢淮泗梁楚受害
二十餘年下者為汙澤上者為沮洳民為魚鼈郡縣無
所天子封祀太山徜徉東方哀民之無辜流死不藏使
公卿負薪以塞宣房瓠子之歌至今傷之嗟惟此邦俯
仰千載河東傾而南洩蹈漢世之遺害包原隰而為一
窺吾墉之摧敗吕梁齟齬横絶乎其前四山連屬合圍

乎其外水洄洑而不進環孤城以為海舞魚龍於堭壑閱帆檣於睥睨方飄風之迅發震鞞鼓之驚駭誠蟻穴之不救分閭閻之橫潰幸冬日之既迫水泉縮以自退棲流枿於喬木遺枯蚌於水裔聽澶淵之奏功非天意吾誰賴令我與公冠冕裳衣設几布筵中酒相屬飲酣樂作開口而笑夫豈偶然也哉子瞻曰今夫安於樂者不知樂之為樂也必涉於害者而後知之吾嘗與子馮茲樓而四顧覽天宇之宏大繚青山以為城引長河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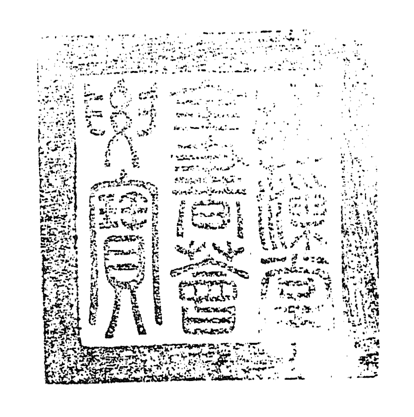
為帶平臯行其如席桑麻蔚乎旆旆畫阡陌之從横分園廬之向背放田漁於江浦散牛羊於煙際清風時起微雲霮䨴山川開闔蒼莽千里東望則連山參差與水背馳群石傾奔絶流而西百步湧波舟楫紛披魚鼉顛沛没人所嬉聲崩震雷城堞為危南望則戲馬之臺巨佛之峰巋乎特起下窺城中樓觀翱翔嵬峩相重激水既平渺莽浮空駢洲接浦下與淮通西望則山斷為玦傷心極目麥熟禾秀離離㶕㶕飛鴻群往白鳥孤没横

煙澹澹俯見落日北望則泗水淤漫古汴合焉匯為濤淵蛟龍所蟠古木蔽空烏鳥號呼賈客連檣聯絡城隅送夕陽之西盡導明月之東出金鉦薄於青嶂陰氛為之辟易窺人寰而直上委餘彩於沙磧激飛楹而入戶使人體寒而戰慄息洶洶於羣動聽川流之蕩潏可以起舞相命一飲千石遺棄憂患超然自得且子獨不見夫昔之居此者乎前則項籍劉戍後則光弼建封戰馬成羣猛士成林振臂長嘯風動雲興朱閣青樓舞女歌



童勢窮力竭化為虛空山高水深草生故墟蓋將問其遺老既已灰滅而無餘矣故吾將與子弔古人之既逝憫河決於疇昔知變化之無在付杯酒以終日於是衆客釋然而笑頹然就醉河傾月墮攜扶而出

宋文鑑卷五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中書臣胡紹基
謄録監生臣蔣錦城